

賀先生文集卷二

婺源潘竹銘墓表。

予以教諭官大名獲交婺源潘君兆槐蔭卿時縣令丞倅待闕大名者五六十人蔭卿最少在眾若不能言與語敏給唯謹予既洒然異之桐鄉勞厚庵先生通雅而有文山陰戴君矩卿善書往往遇蔭卿兩人所而輒與其弟竹銘偕竹銘年甫冠雅亮如其兄益慕而好之間偕戴君抵其室居甚陋而几案羅列書籍皆滿竹銘輒能隨所問舉其略予益驚不知其好學如此也自是數過從而勞戴尤獎揚之竹銘諱廷槐兄弟五人伯早沒蔭卿爲仲次彥槐次卽竹銘其季殤父卒官廣平典史貧無以歸舅某爲蔭卿入貲爲河工縣丞舉家之大名竹銘幼聰穎母教之讀已通諸經始就外傳用監生應順天鄉試以迴避未與旣歸而學益勤蔭卿以微

官竭力以奉其母而畜家又資其弟使求師友置書籍從事科名
文學竹銘亦能矯習杜嗜委命於學仰慰母兄然後知潘氏兄弟
匪直於學勤也其性行殆有過人者愈益敬之光緒十五年厚庵
先生自通州以書抵予京師曰竹銘與矩卿相繼死矣蔭卿不忍
死其弟以狀來乞予文表其墓竹銘體故羸予去大名時已病而
幼學如故未嘗不嘉其志之勤而憂其體之勞且憊也噫其竟以
是死邪蔭卿所爲狀稱潘氏自有明以來世爲望族後稍微竹銘
感喟激發欲自振拔紹光前休喜讀性理書手寫孫夏峯先生理
學宗傳書經近指四書近指讀書大指以自敦敕於禮經治之尤
勤嘗欲有所論述續其邑先正江氏汪氏之所爲嗚呼誠如所言
則予向所視遇之者猶淺而竹銘之少年天逝不克竟其志不尤
足惜哉至於往時朋從別不踰年而亡其兩人有足動人死生合

離之感者抑又不足言矣其沒以十四年五月五日年二十有三
曾祖大聚妣張氏祖階平舉人妣張氏朱氏父諱濟母葉氏父卒
權葬廣平某所十一月十日蔭卿扶弟柩葬之父墓之側竹銘以
貧病未娶蔭卿以其子駿聲後之

書史記游俠傳後

古無游俠春秋以來閭里之姦竊古任恤之義以爲名一人激於
意氣以名劫眾人而驅役之封建之世無黔首之亂然鱗諸聶政
之流以匹夫劫殺君相盜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莫之禁秦以
後則揭竿之禍無代無之其倡之者必皆游俠之徒子產所謂小
人之性黷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非國之利者也然其舍
身急人走死不顧其憤烈有足壯者故人喜爲道之莊周旣論列
盜跖又稱其爲盜之術太史公傳游俠刺客津津道其事詳焉而

不厭班氏既譏之而輒復效之非皆豔其事而不肯絕其名乎夫古之爲是者既筆之書而美其名矣而天地之間遂若有一途焉縱容亂人以足其性而成其名吾觀姦雄扇變其言語舉作輒有類莊周太史之所稱豈非習聞其說迭相慕效而有若授之者與韓非子言蓋國有五而首舉文學游俠其他論述亦往往以文學與游俠並稱以謂文學無功於國而得顯名與俠者同也嗚呼韓非之時文學無功而已後乃日益甚焉東漢以來名爲文學者益眾相矜以輕誕之行相角以慧黠之辨相夸以浮游華靡蕩恣之辭棄擲節禮弛縱自便游俠之行猶時爲國法所禁文學所爲則安享其名君相不得過問或嘆奇而禮尊之廢人事壞習俗賊人才莫此爲甚而史家乃掇其事而登之史修陳之以爲美無惑乎里巷之秀才簪儻薄之才爭趨效之歷千百年而莫之革也司馬

公編歷朝史事乃壹刪汰之其識可謂卓然矣春秋於齊豹書盜左氏以爲求名不得所以懲肆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左氏之意與司馬公同然左氏知春秋之欲絕其名而其所自爲又數稱焉殆如班氏之譏史記而復效之也吾觀文人記述類喜稱斯二者故書此辨之或曰著之篇章所以示戒何必滅其迹哉曰旣述其事而張而美之矣已乃斤斤焉繫以戒辭則又楊子雲所謂勸百諷一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

書天津金氏三烈婦詩後

歐陽公所爲史以死節傳表全節之士其死人之事而初無節之可稱則別爲死事傳未嘗以節予之至於邂逅捐軀乃儕之眾人不特書也死人所重死矣復苛繩之其說以爲求備故難難故可

貴何其憤與女子殉夫死亦不同或激於一痛或計無復之一瞑
不顧志則可憫猶非所難今觀三烈婦所爲其一人割股療夫者
再卒以身殉一夫旅死歸夫骨葬之而後死一夫死姑在姑死乃
死抱死其夫之心畢吾所有事卒從容就其志史家操以責將相
大臣薦紳之儒而以爲難者一女子願能之茲所謂可貴者與嗚
呼一門之內六七年中死節之女三可謂不幸然非性有過人所
稟承於家者狹乎禮訓亦惡能所遭各異而所以處之者裁以義
皆可以無憾而不稍異哉抑又不可謂非金氏之榮也

藏園記

蓄德與才而不仕仕不遂而退其埋塞鬱軫往往見諸文辭匪獨
自傷不遇亦所際於耳目者時觸所憤疾而激而爲之也若是者
雖使闌園池營竹石屏人事弗接而其志不怡歐陽公嘗曰晉無

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彼豈獨愛其文哉殆以其與世遷移足乎已而於世無尤而能適所適耳蘇子瞻之豪放黃魯直之崛強其文辭皆雄駿自喜而皆好讀陶詩子瞻且依其詩而徧和之豈非摧抑斥蠶折其盛氣而有得於君子自得之樂哉吾師深澤王小泉先生有當世之志以事親不出於舍後架屋數楹雜植花木命曰藏園著書其中門軒楹壁皆有題識語曠而趣遠樂其在我者而無忿憎於人泊乎其寬累蕩乎其有容以濤之不敏讀而反復之猶將廓褊衷抑矜氣遺蛻穢垢而往從游也先生嘗與吾父書曰吾欲學陶淵明而不能嗚呼其近之矣

山西絳州直隸州知州陳君墓志銘

光緒初歲比大旱自青齊夾河而西踰太行北竟并代民流離死道路者相枕藉疆吏告饑於朝天子矜悼災區飭疆吏督所屬綏

法度一不則公
故文特勤悍
非不亦散

輯起在籍侍郎今致仕大學士閻公敬銘振撫山西而湘鄉曾公國荃爲巡撫山西災甚諸省而籌備荒政乃諸省所不及其屬吏廉勤將事承上惠實播之下者絳州直隸州知州陳君世綸爲之最絳自元年歲歉繼以大饑君在絳三年施助拊咻未嘗少懈旣以焦勞致疾猶扶疾力行竟於四年四月四日卒官閻公會公上其事加贈道銜廕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以州判用絳人厚賻其喪私立祠祀之君字煥之直隸青縣人曾祖璠廩生妣黃氏祖會極監生妣呂氏父允洵廩生妣南氏本生父國治舉人內閣中書廣西平樂府同知娶司氏生世紱再娶司氏實生君祖父皆封贈如君官又以其官賍贈其本生父母君明敏有識略勇於爲義以拔貢爲縣山西始至大府令鞫訟連決大獄由是得名代理寧縣補潞城署萬泉調滎河夏陽曲薦卓異升直隸州知州署忻州又署

絳州遂爲眞用舉者以知府用歷六縣兩州皆有能名潞城民苦兵絳有徵調貧富皆病君爲立章約次煩杜濫嘗給毋乏而民不擾其在夏擒匪自陝西東渡河君斂官民所蓄刀矛火器旗幟之屬以千百數不足益購造之凡守禦所需無不具誓與死守賊距城數十里擾及四鄰夏獨居中無恙賊旣去周城爲堦親引繩丈雜民操作刻日而就及在絳姦民聚眾劫掠民饑脅附者多竟內大擾君不何問突往掩捕禽其渠寘之法眾遂解君之初至晉也以咸豐元年及君之卒通歷幾三十年矣濡化者眾稱說至今潞城夏皆刊石銘德而絳人感之尤深以爲莅絳不久未盡布所蓄而吾絳人渥其澤者猶未至也娶王氏封恭人生慶均後其兄世紱君卒以從弟子慶恩爲嗣承所廕州判女二適東光候補府經歷孫桂叢鹽山附生張駢山西山嶺叢襲其中隄隘所產不足給

高識
高識
高識
尤精

一方歲稍歉民已不堪以曾公之區畫如君等者力而行之而猶不免死亡然則官斯土者得不究心保息之術豫圖補救而早爲之所哉君卒三年王恭人亦卒將以十六年某月某日合葬城南四里新塋慶均子曾廕爲君事狀介其外舅宗華甫徵銘銘曰宰今郡縣莫可施營困不宿侍民非踐更有大災難縮手以驚君曰吁哉豈不在我黜則肉之口噓手摩起彼僵仆爲我致果鄰蹂於盜我則安卧既安既飽晉人歸仁既歸我仁以仁易身異世考續視此銘文

書三國志蜀志後。

蜀無史可徵其志略諸葛公海內所仰咨說者眾故述之特詳自二牧二主如子諸葛外僅十篇亦往往託於諸葛以傳其人之臧否高下既多取其言以爲斷而生平識趣功用與夫言論書教本

傳不及載者則雜載之諸傳諸傳闕不具矣以諸葛事經緯其中
隨所指稱輒能得其大者合觀之爲諸葛一傳可也陳氏於三國
時所服膺惟諸葛一人至擬之咎繇周公故言之不厭如此因事
制義法破除舊常此其閔惻孤詣固宜肩隨馬班而非蔚宗以下
所能追步也諸葛文章比迹周漢學術則高出兩漢諸儒之上漢
儒汨沒於五行休咎沿數百年而不知反諸葛獨屏而不言羣臣
化之自勸進外雖周羣杜瓊譙周不敢以災祥之說進其特識與
不赦同記注無官行事多遺於爲政有未周陳氏說旣允矣而并
譏其不書災異殆習於漢儒舊說而諸葛之學猶有未能窺見者
與

太子少保刑部尙書葛公五十壽序

皇帝御極之十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一旬聖壽紀布大澤罔弗

霑浹人懷慕思越三十八日八月初吉爲太子少保刑部尙書嵩
公五十誕辰明良德協慶休與同卿士大夫旣恭祝聖壽於朝將
退而稱賀公之邸第公固辭不許丙戌會試所取士仕京朝者且
百人同辭進曰古者政清化成上下歡洽君臣燕歌其宣惠頌德
之詞必曰穀祿壽豈彼豈飾情溢美以虛詞相市哉蓋必保躬頤
神蹈藉嘉祉然後可以肩重寄康庶事歲綿月衍而貞治道於無
窮也今天子親裁大政公卿奔走效職賢者臣宿德是賴公勲光
德曜百官矜式而康彊敦裕受大而克荷履煩而不勞足以表振
寮案懋揚職業副朝廷倚畀之意此海內所仰望而國家之慶非
一人一家所得而私公其可辭公無以拒之遂進而稱曰滿洲故
家其始多以武功翊運獨公之先世自世祖時以進士補諫官直
上書房纂修祕籍編述經史卓爲名儒其後承蔭趾美世取科甲

竝以文學政績輝炳中外歷百餘年至公之祖而益大建節揚荆
聲烈橫被而文勤公仰紹前軌乃益殫忠畢思文武隨用爲朝野
所倚仗者三十年何其盛也自古王者之興其心膂股肱佐命之
臣多出其鄉里非他方所敢望子孫仍世祿位久或驕怠陵夷稍
微我朝肇基東土英彥附起肩比武接故巨室盛族滿洲獨多隆
於往古而聖朝寬仁善保勳舊勳舊之世亦多懷國憲服先訓持
其業於弗衰公家累世忠孝造福四方復能益以詩書之澤其席
祐蹈豐彌久遠而彌光大也誰曰不宜公初以詞臣事穆宗已負
公輔之望今上卽位益倚重公自翰林躋卿貳所在職辦參與庶
務漏補弛張十餘年遂長秋官天旣眷顧我皇迓祥厥躬公家亦
代有積善之驗而聖主銳意興治以毗贊之責責之公與公夙夜
憂惕思竭誠以報國兩相待於無形之中尤天所潛佑默相欲厚

神理超妙真
得古人深意

以界之延國家無疆之祚者也斯豈世俗禱頌浮詞所能罄其義哉濤等居列門下陪侍杖几親薰而炙之與聞公謀國之大者因仰見朝廷寵任公之意用敢舉致慶所由爲侑觴之詞公儻以爲知言不以虛譽妄諛斥之而爲之進一觴乎

讀韓子。

易不可爲典要以變動不居也微獨易凡書皆然其時其人其事各有取爾也孔子答門人各異觀其以父兄退由而不知進及觀其進求則又見人之退者而疑之其可乎孟子論湯武放伐以爲誅獨夫抑齊王之侈心耳使問者爲人臣必曰有湯武之志則可無湯武之志則篡也語以語齊王者豈非助之亂乎論放太甲歸本伊尹之志使人君問之則必如師曠之對晉悼公矣兩說相輔理乃具知其一焉惡有無蔽之言乎三傳述春秋時事各異而諸

子雜紀古人言行尤不合或有激而寓之古人或據古人素行以爲宣爾而撰具其事與言其託迹以示義也殆如易之取象隨地與時而變豈有常形之可泥乎哉荀子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據是而求庶乎其無抵滯而韓非乃取古人之事一一難之作難篇誠多事矣然吾觀非所爲書其徵引古人亦輒遷就其事以佐吾說則其所謂難者固將假之以抒所蓄意不在難古人也柳子厚好國語爲文輒效之而作非國語六十餘篇其意蓋與韓非同蘇氏之文長於辨論往往聞古人所爲而代之謀殆亦抵觸於事而謬託古人以見意與不然以事後之知爲人籌萬全之策蘇氏固若是之矯誣哉

裴翼庵傳

裴君諱祖詒翼庵其字也世爲河間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本生祖

真氣淋漓

有得於外感

宗譜之四者

寶善舉人安徽泗州直隸州知州署鳳陽府知府有善政濤嘗志其墓本生父德俊拔貢自刑部郎中遷御史名敢直言出佐戎政以道員候補江蘇告歸母賀氏濤從祖姑也君幼能屬文七八歲時隨鳳陽公在官宴賓僚必命君侍客以詩倡必命和往往驚其坐人既長好爲制舉之文究理狀物探之渺茫每有構造屏聞見隱几或面壁輒竟日夜喜論說論古人文及所自爲意所快則欣然誦之且誦且議中窾合節聽者雖所不解輒悟雖不卽悟無不意爲之動而神爲之移也與其兄訓臣皆以文稱初就鄉舉各搗文百餘篇至都以視戚舊皆驚嘆然竟不第其後叔弟叔和舉己卯鄉試季弟健亭亦中是科副榜與同學而偕進取者兄我師我亦或先後得意以去而君卒不遇兄弟皆蒙侈美衣服喜聲色狗馬多少年之戲君獨布衣敝冠進鄉里後生與言文事以爲樂其

在京師貴游少年日招其兄弟以酒食伎優相徵遂君獨不與閒
一往旋厭而去君家累世爲官習於仕宦觀察公家居二十年年
已七十出佐山東巡撫治河訓臣以軍功官雲南知府健亭以貴
爲縣山東其庶弟某年甫冠佐貳州縣叔和亦日營營亟思得一
官以出君獨泊然無宦志闢田數畝穿井架屋藝蔬果其中閒仍
從事於所謂制舉之文與其徒挾筴囊筆相隨趨有司試如初濤
交君兄弟閒君意最篤事必咨文必質見弗忍離旣離而思光緒
十五年君以秋試至都鬚髮已蒼白又適病頽然如老翁君長我
二歲別未久而遽如是意竊怪之與語意氣猶昔索所試文笑曰
何足觀已而曰於君不可祕因誦之子稱之亟君徐嘆曰不意今
日之文尙能動君聽也因相與笑旣出都又遇於天津未遑他語
卒曰吾文果能動君聽乎未及答君笑曰始吾不能恕於得失旣

屢見擯久安之矣語良久與定異日相見之約而別君在京已病
既至家病益亟竟以不起春秋四十有三娶饒陽翟氏女君家自
高祖後未嘗析居而君之後又兩世家屬百人翟氏兼綜內外無
廢事子某某論曰君初好文年三十乃好醫嘗曰吾好醫甚於文
所得亦深於文後又好農圃躬爲之賦農圃詩以見志嗚呼君誠
有耆於彼邪抑志不少遂無所發其意而姑有寓於是邪果爾則
所謂安之者乃憤極而強抑其情耳其未老而死也安知非抑情
之甚久而不克自持忽而觸焉遂頽萎而不可支邪吾嘗以其情
詰叔和叔和不知蓋獨鬱積於中雖兄弟不以告也而其所以死
者人且以爲適然矣豈不傷哉豈不傷哉

讀漢書公孫賀傳。

武帝時國家多故宰相不堪其職乃別引材俊士與謀不關宰相

其後置相遂專取庸懦充位備員而已如公孫賀劉屈氂諸人皆
中下之材班氏爲立傳譏庸臣以譏朝廷自吾觀之武帝誠過矣
然國家太平既久卒有大事有非常職所能任者豈惟宰相羣官
皆然豈惟漢從古迄今一也參與幾密出內詔命國家所設常職
有司之者矣時至執變則曰彼不足舉吾事而別設專官以轄之
而屬其事於能者四夷之交接軍旅之謀防禦之策國家所設常
職有司之者矣時至執變則曰彼不足舉吾事而別設專官以轄
之而屬其事於能者夫國家設官之初曷嘗不求能者而任之而
責以事哉歷時既久法累而多人狎而翫官闕不問才所宜事所
習也諸曹更進以功次遷之事至不察始而究所歸也比類擬迹
以合之而國家課吏之法施之平時者亦如所職止未嘗於所職
外他有所求羣公卿大夫而胥吏之公卿大夫固且胥吏自爲國

此集中任滿

文字肩論當

時官制冗濫

業報之弊

頗切至

文氣昌或處

士多更迭論

文之極則也

家閒暇中材以下委蛇其際可也一旦有事誼文咨武眾駭羣唯
媿嬰莫可據仗又安敢不別求能者寄以專責而使蹈常狃故之
徒貿貿然其閒以牽掣之哉廷臣固爾推而至於外吏亦然司道
府縣所職無不掌也而有所興改乃因事設局以領之而守土之
吏不與焉推而至於將卒亦然歲靡巨費以詰武備及其有事而
所養不足用也乃別募新卒以充之物以積腐事以時起其舍常
而創新以赴事物之會殆劫於勢而有不得不然者矣雖然其始
也因事以求其人官之遷於故速祿之入於故豐瘁躬厲氣相期
以有成賢於其故倍蓰也事之既集久而狃以為常事至則亦比
類擬迹以合之官闕則亦以功次遷之而趨競躁進之徒冒其利
也又旁緣抵隙而入之冗濫塞壅塊然不得掉轉比於其故不幾
於駢拇枝指之侈於德哉嗚呼患至而改圖窮而變也其所變又

將以久窮而天下之患且愈出而靡有屆焉吾觀漢之不任宰相
有感於近世之事籌救時之術而不得也因推類論之以質諸有
志斯世者

楚禽堂制義序

取古人言論之其法舊矣制義則代古人言明初法已略具探情
究理若有準衡雖高才碩學罔敢踰越歸熙甫氏出體則猶舊而
獨以唐宋以來所謂古文者之氣行之制義之體於是始盛其後
作者代興角奇詫博自羣經諸子之義蘊歷代存亡盛衰文物典
制以及天地陰陽民物情僞與夫人生遭際悲傷悅豫哀感激憤
不平無不於制義發之偉麗譎怪莫可究詰而制義之體遂恢拓
而無以復加人心之好勝氣運之久而必洩日異月新變而愈奇
理固然也嘗獨以謂著書爲文之難也傳注箋解之流稽考名物

句疏字詰博且詳矣而或無當於古人立言之意其談義理者窮
深剖微極於至當而無以易而以之釋經於本旨或未必合焉而
况制義之交代古人而爲言其淺深離合輕重之際有不可以聘
才炫博爲之者乎有明以來作者林立其爲學者所宗仰奉爲儀
式歷數百年而無異詞如金陳章黃熊韓二方諸家其才氣雄視
一代矣而裁以制義之法固不能無枝義無溢詞而謙然無不當
於人心也安溪李文貞公刊虜抑夸體純而語覈卓然大雅未嘗
取法歸氏而獨可與歸氏並稱殆如古文家之有桐城乎故城祕
公丕笈楚禽堂遺稿有文貞之簡要其曾孫省存先生亦有文數
十篇用法運機則一本歸氏皆所謂文家正軌也吾嘗怪有制義
以來以之名家者何可勝數而吾鄉獨無其人旣而得文安陳子
翹先生儀蘭雪齋時文先生爲熊氏再傳弟子其精奧似江西諸

家而奇雋過之安州陳密山方伯德榮與其弟德華雲倬德正醇叔各有遺文數十篇皆閎深樸茂醇叔之文尤爲方靈皋所嘆賞至擬之熙甫而吾縣故左都御史劉公謙益侯數與李文貞游其文亦絕似文貞文貞亟稱之今又得讀祕公之文數公之才學於明季國初諸老伯仲聞耳而文顧不顯豈文之傳不傳固有幸不幸與抑吾鄉士習敦樸不逐聲氣鮮徒友之稱說而傳禮無其人追其久遂漸泯而無聞與祕公之裔孫某將刊公文以行世因爲述制義之流派見公文之得其正又喜其將顯於世也爲稱吾鄉先正能文而不克自見於後者質諸承學之士冀益搜討遺佚以廣斯文之傳焉祕公字仲負康熙癸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陝西提學省存先生諱象震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皆有政績可紀

書所鈔儀禮後

春秋旁事設辭而文之屬乎辭者卽事而異遂以得事情而盡其變辭如事是非如辭歉焉則不達侈焉則辭枝而事晦偏焉私焉則失平韓退之文本諸經而於春秋則取其謹嚴太史公謂孔子制義法以次春秋謹嚴其義法也其稱儀禮以爲考於今無所用之而獨取其奇辭奧旨殆亦慕乎其文耳吾嘗以謂諸經皆綴輯而成獨禮與春秋成於一聖人之手尤學者所宜究心春秋者聖人治事之書也儀禮者聖人盡性之書也春秋時公卿大夫習於儀矣孔子處朝廟鄉黨亦祇如經所言而論語詳志之若志所獨者其儀夫人習而能之而情隨事變發乎容色不待勉強而中乎其節則非聖人能盡其性者不能也非聖人能盡其性者不能行則亦非聖人能盡其性者不能言也其書誠無所用之而讀其書

典與精出敘

如讀古註

傳佚文

遺言前意

瓶素故嘗

小虎淵
似濂亭

而神遊其時猶不覺蕭然自斂其邪侈而愛敬哀樂之心怦然動於中而不能自己焉豈非其文之至邪旌要以題事節屬以備典標一以類餘參通旁達以盡變貌所形而情著斷所不然而義顯稱名舉物以隸乎事而麗乎辭相所宜命之奇而雅典而不居則於所謂義法乃益廣而備矣治古文者以謹嚴爲之基以禮之詳博拓其規然後合眾材以具體焉則庶幾乎大雅之作矣予鈔經史諸子以從事斯文而先以儀禮蓋以正所鄉云

送王梅岑視學山西序。

朝廷選禮部所得士聚之館閣卿相之材疆圻之寄將取資焉故其始進也未嘗擷以吏事使之優游文學養其器以裕其材而國家歲時取士則奉天子使往臨之學政之任尤專且久疆吏總一行省政令以治民使者則督其郡縣學以教士其執蓋並重者也

然卽學政之所處觀之郡縣旣試所屬以告就而核焉錄其尤登之學而已郡縣所教不與聞焉登之學則以屬學官第其等而餼之而已學官所教不與聞焉其試於鄉而升之禮部則朝廷別命人主之彙其名送之考官而已考官所舉不與聞焉以督學爲名其人而執業出而得舉皆無與於我而官吏之仰而承流者賢否從違其陟罰復不我屬孑然客游於一行省之中受成事奉具文耳一不得有所展施吾則以謂天下事有功令所不列簿書所不責眾人孰視無所見雖見以爲不繫於職司莫肯厝意而興革之利乃甚溥否則受其害者一命以上與有責焉况尸高明之地者乎至於憲令所具法罔弗善不得有爲其官者習俗使然耳矯而力行之固在我矣此當官之事而非高識遠志之士之所難也學政於所使地閒歲而再週其地形土俗物產已周悉而孰察而文

武官吏郡數十人其校試所錄且數百人又日接而諏訪之審民情偽以察政治得失而圖補救於時不更易於守土之吏乎吾同年友王君梅岑學純而行謹見遠而蓄深毅然有當世之志今奉命視學山西職事所宜脩固無弛而不舉之患而周歷之頃循職之暇左瞻太行右臨大河北攬邊關恆獄之壯誦唐魏之詩引奇雋士與游處曠然高望深究時事之廢壞求所以拯濟之與守土之吏擇所宜施歸而獻之天子尤朝廷所望於使者而梅岑生平懷負思得當以報朝廷優禮詞臣之意亦將於此行也見之矣

送陳雨民序。

雨民故世族家既落父母亦老而多疾自其幼時卽力苦奉親稍長益奔走四方以取給事之賤且煩者弗敢擇也險阨渴饑寒暄厲疫人所不能堪者弗敢辟也未嘗就傳讀書而性獨好之動輒

挾筴稍休卽展觀人苟勝我必質所疑予延之家使教吾子益恣志於篇籍易書詩爾雅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孟子小戴禮記皆讀其注疏因稍及國朝考據家之說而司馬歐陽之史旁及新城王氏桐城姚氏所纂詩古文辭亦能舉其大指閒爲文無世俗氣而於挾以干有司所謂時文者則固未之見也光緒十年至予家積八年十七年冬辭去其在吾家而教吾子也人多笑之非唯人笑之雖以予之嘉其志學知之深聚處之久其徒聞其去皆泣猶以其不知干時之學而不能留也嗚呼舍書而不觀獨業所謂時文業未及精幸與於秀才科目之列以教授鄉里爲眾所宗仰者皆是也樸學如雨民顧不能取重於人然則樸學之無所用於世也決矣

書范肯堂書日本高松保郎上使臣書後後

海西之說興從而效者多富強中國士大夫未嘗深求其故輒惡其異己而竄之通其說者又或豔彼目前之效而厭所蹈習謂不復可與有爲山東鄭東甫嘗爲文辨之以爲彼在今爲極盛而吾道則適際其衰此寸木高於岑樓之類也因窮探根源竟其所歸以衡決得失而抑彼以尊我予旣讀而偉之日本舊服習於中國激憤於積弱舍而惟西說之從肯堂此文則因其一端之猶近吾道而惜其誤用慨然欲誘而正之所見與東甫略同其設心尤厚予固嘗聞西說而喜稱道之矣讀三子之文因復自疑焉

雜說

陰陽能生殺物物知陰陽性也知而向避之知與才也草木生以陰陽其死亦以陰陽禽獸知於草木而才矣時其旅舍其巧者巢木而穴土陰陽莫之戕人與草木禽獸均之生也旣室其居而衣

其體矣而所假以禦寒暑者器罔弗具恣力所至可以易陰陽以自適其生其於禽獸不尤知大而才多乎然而徵物類之性以考天時則人不如禽獸禽獸不如草木則巢穴宮室衣服之類亂之也無知與才無以遂其性有知與才而縱而不反變而無窮遂以蔽其性而忘其初

有視以文者曰學西漢而爲者也讀之體弛節浮半散而氣不舉私謂不然質之名知文者皆曰誠漢人文怪之後見爲是文者則果學西漢者也人以能書稱其書傳與友觀之友曰取法歐陽信本余視之直如削訕如附神木而理不從構若編囊以友言爲妄質之名知書者皆如友言怪之後見爲是書者則果法歐陽者也夫求古人者遇以神也淺者不能見也貌肖之抑其次也無其貌矣而猶以爲類不約而所見同人心之蔽狂於見聞莫測所由然

然則天下之事去理彌遠且反之而羣以爲是久歷無異辭雖強有力莫能矯又何怪也與

魏母賀太恭人壽序

代

光緒十七年秋祖誥歸自雲南省母曹縣季弟健亭任所而謀所以壽吾母者母曰汝從母春秋七十有三長我三年而體健於我子孫多且賢始以節孝旌於朝今以姪官貤封太恭人旣榮旣安吾蓋慕思之而不得見某月日爲其生日汝其往省因以壽之而次及於我祖誥敬諾旣省太恭人以母命告內弟潮誦芬貤封太恭人者及太恭人嗣子鍾駿適齋皆諾而以祝嘏之辭相屬適齋曰吾父沒時鍾駿尙幼王母久病吾母晝夜侍所欲先意而從所需未求而給卽有不潔輒以手承無旁貸無暫休終如其始而日用所有事無外內巨瑣躬攝之不以難阻不以勞怠及鍾駿之壯

家固再成而吾母則既老矣以今日守之之易思往日當之之難
吾固願述之以示子孫誦芬曰吾王父沒叔父幼母沒潮幼繼母
沒諸弟妹皆幼吾姑時來經紀吾家其撫諸幼一如撫其孤此吾
姑之有造吾家吾固願述之而使吾家之不忘也祖誥曰兩君所
述雖篤學敦行之君子勉強從事莫之能過可謂極天下之至難
然家室骨肉之際踐恆席順賢知不能自表異號爲卓絕以特行
稱必所遭有不幸者矣敷陳懿美而適以觸其夙痛旣非所以爲
娛而推揚而則效之無閒兩君之說者徧於族里姻黨太恭人初
不自言其摯性謙德尤非恆情所能測嗶嗶然稱道於前又惡能
稱其量而少有當於其志哉吾母從父兄弟五人姊妹亦五人太
恭人爲長吾舅嘗曰吾姊聰敏溫厚吾兄弟不逮遠甚由是皆尊
事伯姊而時有所咨承諸舅子孫盛多男婦數十人亦皆知敬而

愛之長者侍坐幼者牽衣惟恐來之不數而去之或速而太恭人
孫曾男女十餘人亦皆能遵蹈所教恂恂怡怡朝夕侍側春秋既
高家事則委之子孫時往來兩家以爲娛康愉悅豫不見憂嘆之
色者蓋十餘年矣子孫多未嘗斯須去左右於母家則身閱六世
親愛罔聞此其所遭際豈非人生至願而不能期其必得者哉夫
虛詞禱媚既有類世俗所爲而稱述艱苦又非所以娛老人卽見
所處境之至可樂者質言之於盛德則無以推闡要爲太恭人所
樂聞誦芬欲報其姑適齋欲報其母舍此蓋莫由矣而祖誥奔走
仕宦求如適齋之安養於家而不可得旣爲從母壽而所以壽吾
母者則歉焉而無以爲辭今又將南去書此文寄健亭俾獻吾母
慰吾母思姊之懷因以視吾兄弟使知親所樂者固在此而不在
彼也

書常乃亭齋壁

常君性嗜書購置甚眾吾家舊以藏書著稱君所有乃幾倍吾家國朝諸巨儒所校勘武英殿所刊印及其他號稱善本者多有之而宋元明初舊刻則視吾家爲少濤與君同嗜旣各以所有自矜亦頗欲通其有無而交賞互嘲甚或相喧爭卒以不能出所愛而罷然獲有奇異則必相質賞終不肯少自祕也定州王氏收蓄尤富積有六七十帙而吾師桐城先生主蓮池書院講席其書尤多善本予自冀如京師出西道則抵王氏謁吳先生出東道則過君家以不足慕戀之官數至京始頗厭苦旣得觀三家書則又以往來於京爲快光緒十八年十月自京至君家君適他出而新得書數種置案上皆吾所未見者大喜信宿其齋中而去而吾行篋所攜書有元刊稽古錄爲君購者留君齋其某書某書則君所夙慕

而君購之欲質之君者固不能爲君留也

武昌張先生七十壽序

光緒十八年武昌先生春秋七十門人謀所以壽之而以其辭屬
濤以文壽先生門人之職通州范君肯堂蓋豫爲之矣其意以爲
公卿貴人皆終其身於憂患先生未嘗求知於人故能不踐窮通
之途以自適所樂令學者毋戚戚於先生之遭先生之南歸也濤
嘗敘文章之說以祖行以爲漢末文弊至韓退之始起而振之因
歷推其盛衰之故先生以爲知言隱退高天下文章詔來世學者
所以宗仰先生濤所爲敘肯堂之壽言旣發明之矣復取而陳之
不已竇乎先生嘗語濤曰吾文不逮古人十一而所書則獨與古
會非唐後諸家所能到然未嘗輕以其法語人恐其駭且怪也嘗
卽先生之意推之西漢人無不善於文觀子長孟堅所爲史詔冊

章疏辭賦載之甚備其善者蓋原於詩書而交游贈酬官府教條下逮有司絜令決讞之詞亦無不彬彬焉質有其文豈非去古未遠而屬書離辭之法有所承受而然哉法之既失才學之士抉精炫富疲一世以從事著述曾不能與古者微淺之事簡質之辭相較惟書亦然三代器物之銘秦之刻石皆古聖哲所爲漢魏來名能書者固猶得其神質而鄉里墓社之所稱述浮圖老子之所錄記苟被之金石雖其義至淺其語至陋而古人爲書遺意往往有幾微之存蓋書之體雖屢更而更之之始固不能盡亡其舊故法之傳自古者人猶得據所見而求之唐以後其法浸失仿古者至晉而止不能上溯又或雜以己見轉而相歧其書愈工其去古愈遠先生取法北魏而隸於漢篆於秦以上契乎取象造體之愜而古法遂得其真文之衰也退之振以三代西漢之文三代西漢之

文自在也當其時人猶怪之先生之書乃悟其法於灰塵侵蝕漶
浸斷缺不可辨識之碑碣其難殆倍於退之人之怪之也其又奚
疑嘉興沈子培嗜先生書如性命恐人之不知也欲著文以明其
旨趣且屬濤爲之濤不敢任則以書請於先生以謂古之論書者
多儷詞韻語言其形似後人無由悟入若舉斯邕以至歐褚諸家
遞相傳授之法後人所以失而先生所以得者以退之論文之法
論之固斯世不可少之文也先生猶未及爲故因先生之壽託祝
嘏之辭私述其說以獻然其所述乃舉聞見於先生者言其當然
耳其所以然之故旣不可得而聞固不敢妄窺而臆撰也先生若
嘉其意而允其向所請者別爲說以示之俾學者知仿古之必以
法求因而推之學問之事道德之途則退之之功再見雖有駭且
怪者將回首相向而肯堂所謂不相知更不必爲先生慮矣

上張先生書

見會叔世兄詢知杖履綏愉不勝拜禱先生壽辰門人宜以文祝肯堂先之其文甚高恐無以相勝遂輟弗爲及來京師同門復以相強且述師命則又不敢固辭乃卽夙所聞於先生者推衍成章識陋辭蕪懼失傳悵嘉其意而不責其誤顧而一笑則亦未始非會叔登堂祝嘏之一助也吾父春秋六十有八繼母陳太恭人五十有七再踰年將稱慶京師以濤之獲居門下而父母盛德大慶不見於先生之文是自外於門牆而不敬其親也敢不重以請乎吾父性寬簡於事攬其大者不苛小然必日有所執以爲娛於財重取輕予無浮靡亦不計多寡有無於人雖甚愛憎言色不踰其量告人以過必盡以事交不疑人欺我無嫌忌於人人有嫌忌輒弭之使不自覺故同居及嘗所往來者初不見德後乃思之先

生居保定時吾父以事至府數相過從吾父性行先生固知之濤
所述直十一耳吾母來歸濤年十一弟及兩妹皆幼今三十年諸
子不知母非生我亦不知諸子之非所生雖人之稱吾母者亦第
尊其爲母之道以謂非世俗所能及非因其愛如所生而始從而
善之也始吾父假館四方母兼綜內外事有所難處體有所不道
未嘗使吾父及濤等知之恐奪其爲學之志濤等取婦生子猶親
操作以迄於今勤劬如故濤等諫止之則曰吾職宜爾於子女亦
皆教以職所宜盡不得計利害妄有辟就平生未嘗讀書所言往
往與儒者之說合所爲則皆如所言小子不才於家教不能尊奉
一二所獲微官無以養抑莫由顯揚若得先生文獻之堂上因以
夸戚黨僚友竊自以爲榮於誥封先生於濤旣勛以文行掖之使
進因壽其父母益誨以事親之道當爲先生所樂爲先生書法海

內所寶若錫之文辭復重以手書俾爲傳家重器則所以寵榮其親而貺我賀氏者益無窮已先生何所靳而不卒其所施邪凡書所須世兄許代具隨地所有用其絕美者文成後由世兄請命書旌表烈婦李恭人事狀後。

光緒十八年某月刑部郎中青縣陳君墀蓀卒於官其妻李恭人以身殉鄉人官京師者具事狀以聞旌表如例因以其事狀徵文武強賀濤書其後曰近世士大夫不敦節操所遭旣窮往往迫而思軼無過而非焉者風習使然也而女子之堅確不奪其志者獨多陰教不講久矣女婦所職循奉者鮮無過而非焉者亦風習使然也而從一而終之義則獨不教而能薦紳之族夫死更適者百無一二其烈者至以身殉獨非風習使然乎先王之禮所以飭戒女子而閑抑之者可謂至嚴而夫死則未嘗責以不去以爲人情

沈厚盤

于固晦卷之文

所難也。今之女子於人情所難先王所不責者相習而成風則禮之在日用而易於從事者獨不可勉而幾乎女子猶克以禮自勉而謂讀書達義之君子不能堅忍其志以守所學吾不信也。恭人之懿德烈行既具於事狀不復述爲發斯義以見人情狃於所習善惡隨之轉移士君子欲自立以治其家者慎勿苟於自恕也。書雷壽母傳後。

吾弟旣爲縣上杭有書來必稱縣人雷君瑩谷之賢雷氏縣之望族人所推信解紛周匱及有大繇役倚以集事時有補吾弟之政其修縣城瑩谷實贊之壽母瑩谷之曾祖母也傳稱咸豐同治間賊再犯縣境壽母令子弟募土人禦之境賴以安又出家財餉軍修城築礮臺皆獨任其事事之濟於人而以財集者殆無不爲嗚呼軍興以來佔畢之儒豪俠之士往往起鄉兵討賊尤盛者遂克

四澤之役最爲
 異川大政文之也
 此古之信哉
 其氣象一渾
 以測德自在而
 决之向唐以决
 亦有也叙次志
 四澤詳亦在後
 志之志也
 此其公也

有功而比年水旱之災官所振撫多取之富室其急公義者或自
 齋財以救遠方此皆朝廷所嘉予百姓所仰賴守土之吏所當尊
 禮者也而壽母以一女子皆倡爲之子孫承其志勇於見義以惠
 一方官與民交受其益宜吾弟稱之亟也樂谷之入都以吾弟書
 來與壽交甚歡其人敦篤可信仗益信傳之紀實而吾弟所言之
 非虛矣

冀州開渠記。

滏水自西南來至州北境折而東橫巨衡水界中縣城俯其南竝
 岸而西四五里左轉至州城東地汗下廣五里狹亦不減三里北
 二十餘里隸於縣者名衡水窪南十餘里隸於州者名海子州東
 北之水潦匯焉城西十餘里少北有泊名尉遲潭水之來自西南
 者委之不能容則溢而旁趨與東北之水會而城南之九龍口亦

受州南之水挾以東注眾水所瀦遂爲巨浸乾隆閒方敏恪公道
使入濫立閘以爲閉縱嘉慶道光閒猶稍疏濬後棄不脩閘亦圯
壞水遂莫而不行而冀東衡南之地無阡壟疇畛而爲耒耨所不
加者蓋十餘萬畝也桐城吳摯甫先生旣知州事欲開渠通濫復
方敏恪公舊迹亦未嘗不慮民力之彫散官帑之匱竭而懼功之
未易就也後行部按巡其地水方盛縱橫演迤於數十里中念疲
氓久罹重災怛焉閔傷不能自己光緒十年二月興工經始於下
流遞進而南抱城右旋過九龍口北迤西達尉遲潭六十餘里十
月工畢明年復深之又明年廣之廣七丈餘底殺三之二深丈餘
隄高五尺厚倍之或三之置橋八於舊閘處設閘高二丈四尺六
分去一以爲廣費白金十萬兩司其事者州人張君廷湘張君增
豔縣人馬君景麟劉君玉山深張君廷楨武強賀君嘉相先生之

甥蘇君必壽諸君皆佔畢之士性樸而力勤賦丈受役縮盈汰冗人毋刻休材不寸棄旣訖功有人治河者見之歎曰此役屬他人者非三十萬金不能卒事也渠善淤歲請白金二千兩於鹽運使爲修濬之費後又置白金萬兩取息助工仍屬其事於州人與斯役者使賀君定章約以爲經法水旣有歸田皆沃饒今七八年所獲倍蓰所費而夏秋水盛舟楫往來商旅稱便州境遂富於初工之初興人苦煩擾或妨其私怨譴並作至是皆歌頌之時國用空乏行省鮮侍餘大災要工猶不能贍冀以辟左之地故無河害事非所急而遽思興作仰給於官議者頗疑事之不集先生躬謁大府退而上書執格則更端以進違覆十反制軍合肥相國李公故重先生而先生仁民恤患迫於誠心者尤足感人故終聽先生所爲人不得而閒之而其功遂成吏治積壞久矣其號稱良能率如

職而止。或擇事有美名，易見功，絕無怨咎者，張皇之，動人耳目，而實無裨於民。至於利害所在，元元託命而爲之，甚難且易，得過不爲，亦不虧所職，則漠然不以厝意。官勤而事愈廢，政美而民愈困，豈非俗吏拘文法而循吏多僞飾爲執所必至者哉！先生獨行志學，無所趨畏，苟利於民，雖簿書所不責，計課不以此殿，最無速功近效，而不悅於人，甚或忤上官之愾，亦必毅然爲之，以要其成。故所措施於州者，恆有百年之利。若責以吏事，參之時論，則較號稱良能，舉高第而得顯名者，或不逮也。濤懼先生所爲，或不見諒於時，故推言之，以明先生之志。至於新渠之利效，已驗白無煩深論。謹述顛末，使後人毋忘其始，善持其終而已。而州人士心先生之心，造福鄉里，其功勤不可沒，亦備列焉。

李氏妹哀辭

吾兄弟四人妹次第三而於女兄弟爲長明惠而端謹父與繼母愛而異之以爲勝其兄遠甚其王姑及舅尤賢之特殊於諸女婦雖諸男猶或不逮也妹生四年與羣兒嬉傷目百日方能視物後數年得疾目傷亦復發沈錮淹滯久且益憊以至於亡三十年閒無須臾之適逢令節嘉事時或隨眾一笑以慰父母已復感額夫家老幼數十人禮繁而事紛亡其兩姑所遺子女皆依於嫠妹以羸軀當之不少閒缺疲極則困卧時有疹疫殆無不感染委頓牀席動累旬月苟能起執勤如故母憐之凡妹身所須及其家所須待妹而具者資給之以分其勞歸省則使靜息一室代所宜爲與家人言及輒歔歔不禁而與妹言則必誠以勉循所職不得以病自委妹亦善體母意在母前於事一不聞問旣歸則操作如常人後疾益增劇卧二百餘日始能坐又二百餘日始能步未幾復發

遂以不起享年四十時光緒十八年二月也嗚呼吾母之誠吾妹
與妹所自盡以承母者非復世俗兒女之私烏知妹生之可悲而
母之悲之反甚於世俗之情邪爲辭述之達母與妹之志以塞母
悲且抒吾哀其辭曰

在室致愛於父母歸則得舅姑之歡旣手足於兄弟其叔妹亦得
嫠乃安德匹夫子男駙女嫻遇罔弗若天命所慳命旣我昇心無
勞轉胡身不康百病交作損所適口託命於藥神不宅體魂悸夢
愕心目所營志前力卻曠溼燠寒時復外鑠其生蓋四十年而無
一日得生人之樂天之命之者其厚邪薄邪命之旣薄而德則豐
事無洪瑣一埤我躬力索猶強所職必共其性固爾亦惟母命之
從母命以正母心則忤女不母負母尤女恫女生可悲而死無憾
而母之悲女且無窮矣嗚呼哀哉曷其有終

徐母劉太宜人六十壽序。

古不異國而仕奔走王事而父母之養無缺後世不得官於其鄉
辭家遠出久而弗歸父母不忍拂子之意冀其有以榮我也亦恣
所往不問而塗塞俗異鮮克相從生長畿甸游宦京朝迎親爲易
矣又或以祿入不豐志絀於力其不能受子之養也同榮親以虛
名而闕其定省有子而仕壹如無子韓退之所謂子不在側而父
母之心樂者殆據後世之勢姑爲之辭而父母所不樂者固無說
以處之也濤素持此論歎士君子宦爲吏者所處之難聞者多慨
然而濤羈身輦轂弟服政領外吾父母竟如所論莫就二子之養
同年友天津徐鞠人編修奉母劉太宜人居京師濤每至其家登
堂拜謁退未嘗不發恨而自愧也鞠人性純泊不及汲榮利喜讀
宋賢書嘗與濤書曰久別吾則不恨相見於稠人廣坐酬答之頃

見道之言仕

宦所宜自省

所欲言不敢發雖怒猶別是可恨耳聞當問所欲言則皆身心學問之事曰吾母之志也因述母氏之賢蓋徐氏世業儒而甚貧至鞠人之祖家乃給饒太宜人任煩拾瑣既勞既恪如未富時鞠人幼失怙家中落太宜人卽處而安憂不形色如未貧時就養京師減所宜增勤不少閒如未貴時鞠人曰吾旣拙於逢時又涵育於家教故能委身仕塗不愆吾素吾觀鞠人志行與所承教於母者而歎吾向者之說猶未盡人情之變也寒素之士無資地以自見假口親老不擇祿之說自貶以鬻於世旣獲所期則益忘其本志酣恣而不反以放其無等之欲而遂敗身名者往往而有以爲榮人適辱之以爲養未必果爲親所安也今鞠人旣朝夕奉親無歉於其志而太宜人秉儉素之德以爲教又於世無奢求從容學問肆力道德之場循其所至蓋未可量則所以顯親者更有在矣尙

何榮利之足云光緒十八年十二月八日爲太宜人六十壽辰同年諸子將賀諸其家而以其辭屬濤濤受教父母無異鞠人而不能爲鞠人所爲吾愧竇甚矣以辭爲而覲然爲之而弗辟者吾父母年亦至矣冀鞠人之還而相壽而因以教我所不能也

戴鏡源先生墓表

代

先生姓戴氏諱廣涵字鏡源號悔庵先世自浙之某縣遷滄州世有科第爲州望族先生性純泊旣領鄉薦絕意仕進從政門內事父與繼母朝夕在側不命之退不敢退應使給需未嘗失指年五十餘猶有嬰兒之慕親沒五日一哭奠至於服除哀如初喪兄弟六人以道義相切劘無違言無忤色子弟亦服習其教雍雍如也先生雖遺外世事而鄉里善舉或有急難力所及無不爲一準以義不以利害遷就事成不任受德曰吾所當爲耳性好學諸經皆

有解說尤喜宋儒之書深究而力踐之某於某年從先生游時先生已老而幼學如故雞鳴而興夜分而寢雖疾病不輟臨終猶著病中錄以自勉古所稱爲己之學先生其庶幾焉卒於光緒十年正月八日春秋七十有九某年月日葬於某曾祖某某官妣氏某王父某某官妣氏某父霖蒼某官妣氏任繼妣氏劉娶李氏繼娶左氏子序屏序成女四皆適士族孫某某漢取士法與古近行脩者輒得稱舉故其時勉爲君子者獨多後世以文藝制科士行非所重矣而高明博雅之儒之飭其行者則取資徒友以扶匡其德而游揚其聲或且著書以自見雖名質行而文采益章若夫閭巷敦樸之士既不思見用於世交游稱譽復非所期斤斤焉以儒先之說自程督而質闇以終其身以視勸於利動於名有所爲而爲者其厲志獨苦其進德蓋尤難而人顧莫之稱述則以非世所重

忽而易之耳某既述先生性行而歎其爲之之難欲使忽而易者
因難而知所重世風庶幾可挽至於先生之志則獨行所安而已
曷嘗汲汲於人之知哉

嚴烈女墓表

烈女姓嚴氏深州人也王父懋功附貢生父啟鵬附生母郭氏捨
匪犯州界家人奔辟止於女外祖家所居阻水賊至登舟辟之既
免而王父以墮水病甚命家人曰賊且復來吾憊不能行當獨留
家人且他適聚死無爲也女不可王父趣之不聽遂俱留越二日
賊果復來家人幸脫王父病亦旋瘳獨女以罵賊死時同治七年
二月五日也女生十六年矣其叔父斂之葬嚴氏墓側當王父命
家人他適也危急駭恐之際眾倉卒不能決女以弱歲女子既未
知以義斷去留事之利害又非所計獨以不忍於王父毅然不肯

去其至性已過絕人而以一人之死王父老病之軀遇危險得無
恙家人亦以不去之故不失爲仁孝而無遺憾後責其所全者尤
大也較之邂逅捐軀而以節著者不愈足稱哉女初受同郡李氏
子某聘女死踰年李氏子亦死越二十年光緒某年李氏葬其子
請以女祔且爲置後遷葬嫁殤禮之所禁後世且沿以爲俗其迫
於情事士大夫家有爲之者矣君子莫之譏也女於李氏子固生
前所媒定又皆死與禮所禁亦有別而其死也有功於其家家人
尤不忍殤之遂以某月日遷女柩葬於李氏之阡孔子不殤汪錡
重其死也於烈女之祔葬又何閒焉女兩叔父斂女而葬之者名
化鵬武進士官京師與予善乞予文以表墓者也

論左傳

左氏於春秋具其事而已曷嘗爲之例而釋其辭哉其例而釋之

者劉歆之爲也吾觀太史公班孟堅所論述孔子作春秋左氏蓋身與其事後乃因孔子所據之史參之列邦紀載更爲一書亦名春秋故太史公引與虞氏春秋竝列而未嘗與公羊穀梁諸家同稱其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更儕之古之發憤著書者知其非說經者流也然其所以爲書之旨則因春秋不以書見者弟子口授傳情退而異言故爲之具其事以著善惡之迹俾私見臆說不得參與其閒故亦謂之春秋傳謂可據其事以證春秋也何必撰說經之例破文析義如後世經師之爲哉况其所紀述或不涉於經其見於經者又或闕略不載互備其事而不相埒其各爲一書而非自託於經也益可見矣藝文志於諸家經皆著錄於春秋乃惟錄公羊穀梁二家經無左氏非其明證與閒嘗以爲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事實不著說雖多而不明事實既著時

執情僞之不同可以曲通其意因事而爲之例必有底滯而不達者矣且左氏好惡同於孔子所據之史又同春秋之意固自寓於所敘述之中而論而著之矣乃復取所論著者從而爲之辭以自明其作意此淺學自喜者所爲而謂左氏爲之乎左氏旣未嘗爲例以釋經又以免時難其書晚出故無經師遞傳之法其傳之者張蒼賈誼而已非經師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漢儒之通惠公羊穀梁旣以口說相承立之學官習而安之矣故見左氏之無師法不肯深求其故因其無釋經之辭也遂以爲不傳春秋此殆漢人相傳之語不但成哀時博士爲然也其後范升折難左氏亦以爲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若明明旁緣經文而例而釋之矣雖淺深純駁有可指議烏得不祖孔子不傳春秋哉劉歆使鄭興爲條例以治左氏賈徽亦爲左氏條例二十餘篇

穎容又爲條例五萬餘言章句訓詁無藉條例條例爲治經設也
當時公羊穀梁盛行其大師講授初無條例以二家本有條例也
治左氏者絕少而治之者必爲之條例以左氏本無條例也漢置
博士初立公羊春秋施孟易歐陽尙書其後復立穀梁梁邱京大
小夏侯漢儒雖黨同妬道諸家異說未嘗不并行也獨至左氏成
帝時爭之哀帝時爭之王莽時暫立矣光武時復大爭之依違數
世卒不得立夫非穀梁梁邱京大小夏侯之比哉而顧排折之若
是豈非以其自爲一書不與經文相比而爲儒者所藉口哉班氏
又謂左氏傳學者初傳訓詁而已至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
相發明此可見傳不解經其解之者劉歆所爲也傳詳言隱公所
由立後復言其將授桓歆以爲此經不書卽位之故也因解之曰
攝也經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傳曰邾子知儀父之爲君曰克知

儀父之爲字曰公欲求好知經之所以貴之所謂引傳文以解經也其曰未王命故不書爵及知稱字之爲貴則互參曲證而以義斷之所謂轉相發明也段之不弟如二君鄭莊之失教皆傳意也歆以爲此經之所以稱段稱克稱鄭伯也此引傳文以解經也其曰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者則傳外之意引而申之亦所謂轉相發明也賈徽旣從歆受左氏子達傳其業爲左氏解詁并釋歆所爲者服虔因之亦并歆所爲於傳內東漢時人猶知之故其時訟爭左氏祇言所紀之事未嘗及其說經而班氏亦得分析言之如此自賈服之說行歆所爲者不可復別而左氏遂爲說經之書矣方望溪以爲周官怪迂之事皆劉歆承王莽意驛入之其說旣允矣於左氏有所增益又何足怪乎然其妄爲傳會非傳意亦非經意者十二其自相抵牾亦十一

復吳先生書

讀手書知吾父到省渥承眷惠竝許爲壽言勉其子以事親之道
恩德至厚不敢言謝敬矢於中而已伏惟福體康綏所論左氏謂
凡例爲劉歆所爲先生意不謂然而亦以爲後人所託但不知在
歆前後令得違復聞命慚悚深悔所言無據反復思之乃仍欲守
其前說而妄有所陳謂爲之者在歆以前埒於傳邪歆時博士不
得斥左氏不傳春秋范升亦不得云不祖孔子不埒於傳而別行
邪則治左氏者已解經矣班氏何得云解經始於劉歆且歆後治
左氏者多宗歆必不肯取他說人傳其埒之傳當在何時如謂雖
有其書當時儒者或未之見歆猶未見賈逵承歆學安得以埒於
傳而釋之歆前之無其說也決矣若以爲在歆後則與賈服同時
更不得爲之解詁此尤可決其不然故疑其爲歆之爲之而賈逵

入之傳耳歆創通大義所爲說固多賈入之傳者特治經凡例餘說固別行也杜氏所見殆指別行者言或賈服所稱述杜治左氏首重凡例故曰傳之義例總歸諸凡蓋未悟其出自後人後人假託古書而人不悟者甚多通人偶蔽不足爲病今謂劉歆爲之杜必疑而致辨不辨不得爲左氏忠臣同是後人所爲也何出自劉歆則當辨而出自他人遂不必辨邪先生之意蓋以劉歆通儒不當妄爲傳會漢儒多傳會洪範五行劉氏父子治之尤深先生亦嘗譏之而終以歆爲通儒傳會洪範不足爲通儒累傳會左氏將爲通儒累乎况增其說於傳乃賈逵所爲歆特因傳所紀事撰治經條例耳固未嘗增竄左氏之文也此亦與假託古書者不同若以其說時或穿鑿淺陋劉歆當不至是古書往往純駁互見公羊穀梁出七十子後口說相承其穿鑿淺陋者多矣而終不失爲一

家之學此尤不足爲歆病濤學術謫陋經義尤疏此皆臆說未有
確據然私以爲左氏自有凡例則已必謂出於後人則惟謂劉歆
爲之賈逵以入於傳爲近理否則鄭興賈徽所爲興徽條例亦歆
使爲之論中所謂淺學自喜乃謂左氏與春秋同旨解經乃自解
也故近於淺學自喜蓋決左氏之未嘗解經非謂凡解經者皆淺
學自喜也羊斟之事如先生說爲後人屢入無疑古書同記一事
而相歧者甚多三傳於春秋史記於左國漢書於史記往往因一
字之訛遂以相遠無由斷其是非從其近理者而已左氏旣自爲
一書其綜一事之本末不盡依經之次第或後經以追敘前事或
先經以終之後人強與經埒遂多割裂先生所疑僖五年事卽其
類也而濤之私見則微與先生不同經書殺申生在僖五年春而
傳在四年十二月此必左氏別有見聞并存記異亦如史記紀傳

時有不同也尋繹傳文申生之死重耳之奔乃一時事辭義續而不斷後人見經傳不同時疑經從告故於五年春增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之語以此語之縣而無薄遂割伐蒲事以隸此語之後文義已不相屬而傳所載視朔事在正月朔又不可居後於是申生之死重耳之奔遂爲所斷而分爲兩時事矣先生謂後人屢入視朔事離絕晉事濤疑視朔事爲左氏本文其離絕晉事者後人遷就經傳之年月而爲之也此與羊斟之說固皆後人增竄然與說經無涉自非劉歆所爲先生鈔左傳不盡依近世通行本次第想多更正恨不一讀之也山東鄭東甫刑部臬合三傳以治春秋用二傳之例而不用其說用左傳之事而不用其例以爲春秋乃決讞之辭二傳如律令左氏其供狀也深信左氏而不用其例亦可謂有特識矣方望溪謂劉歆增竄周官其說固不

足據然亦不敢決其必無是事葬干天位猶勉埶之葬改聖經顧
敢違之乎公孫祿言葬徹政謂國師顛倒五經毀師法與孫陽造
井田魯匡設六筦並稱皆實指其事則歆於諸經必有承葬意爲
之竄亂者有所劫而爲不足累其文學惜死在葬前未及更正後
遂有沿用而不可復辨者耳撰左氏凡例自與此有別論中援以
爲證不類當刪之濤性愚妄又屢誘之使言徑展私臆無所依違
伏望容其不遜而指示其謬明允木假山記亦望以先生之意告
之

冀州直隸州知州牛君壽序

道光中人狂治交鯨憐不振官職解弛患乃萌伏軍旅旣興民用
重困朝廷懲鑒已往旣戢大難思與更始以輦轂重地四方所觀
聽也命故大學士曾公自兩江移督直隸用康黎庶奠我邦畿曾

公以門人故吏八人自隨其州縣吏若湖南游公子岱安徽吳先生摯甫江蘇趙君惠甫志操才學冠絕等倫而舊官直隸者若奉天李公鑑堂湖北劉公崑圃亦以治行尤異聲烈四馳曾公仰體朝廷之意以諸公布列要地庇休疲氓合肥相國李公繼曾公督直隸益以民事爲急甄錄良能而畿輔吏治遂爲天下最諸公旣多擢顯秩以去良能輩出相接於二三十年之間而河南牛君最後而名最著君以知縣官直隸始見奇於張靖達公李公至益倚仗之事艱責重輒以相屬屢治劇邑紛理墮舉光緒十八年擢知冀州冀爲李公及吳先生舊治訪求古迹整而振之創行其所未爲淬精厲氣新故畢張濤主其書院講席每相見必稱述鄉里情狀匿情細故無不周察喜怒形於言色然後知君之心乎斯民誠而求之而眾人所稱述猶未得其深也古者治民之道與凡教養

之法羣經百氏所載略備矣其施之民而有事實可徵至漢書始
詳言之以民事爲當時所重也漢之令長親民之官郡守國相則
兼今之府與司道所職非獨臨民矣其傳循吏乃止言教養之事
纖微無不具京兆馮翊扶風秩益尊顯而趙廣漢張敞尹翁歸之
屬見稱於時者亦惟治民方略至於薛宣朱博身備宰相爲漢名
臣乃具書爲郡守時治狀豈非以漢重民事九卿或試以治民其
入爲公卿者亦多由守相而名臣幹略未有不嫻於民事者與今
朝廷軫念民艱吏治修舉以君之閱識偉抱亦斂其才知循職守
法懇懇焉爲閭閻謀纖悉不憚煩猥可謂知所重矣治冀之明年
德惠翔洽眾聲大馳其六月二十七日爲君誕降之辰自君之佐
及所屬文武吏將稱觴以賀而德配孫淑人以勤約和謹治家俾
君不以家自累得一意民事凡君善政多贊成之欲因壽君者兼

壽淑人而以其辭屬濤濤爲述朝廷恩德及畿輔吏治之盛而君之心乎斯民所張施錯注尤可方古循良匪唯慶君蓋爲斯民生際斯時者慶耳但恐君政旣成將如鄉所稱數公者擢顯秩以去厲國家重寄非吾冀民所得私也

授經堂記

古者書用竹帛流播爲難楮墨稍省易矣而述作日益繁操觚者猶艱於從事故韓起觀書於魯然後知周禮漢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於京師而不能得唐時訪求一書猶或遲之數十年始得一見而史及諸家所纂目錄由今考之無其書者強半其難得而易亡如此自鏤板之法行流行者多易於求取而時執遷貿數百年舊物蓋亦無幾存國朝崇尚文學詔求遺書校刊宣布而魁儒碩學乃益討訪珍祕拾闕綴殘所考定皆號稱精絕乾嘉之際文

學可謂極盛而吳越爲人文淵藪通儒輩起輝蔚東南故四庫書成特頒之揚州鎮江杭州以贍多士是時海內富安巨室盛族爭相慕效搜奇詫博習而成風藏書之富爲四方所不及自粵賊躡轅江浙十餘年閒薦紳轉徙百物灰燼而書籍亦遂盪無留遺大難旣平諸行省設局刊書學者頗修復舊業而鄉時所稱精本已不可多觀其宋元舊刊則益更索無所尊之爲彝鼎而曠世未必一遇也諸暨陳蓉曙編修劬學嗜古孜孜如其先世當明嘉靖時有官廣西布政使者聚書五萬卷構授經堂皮書其中當時宿學皆借書其家爲之點勘其孫章侯先生國初時隱於禪世稱老蓮先生者有授經堂詩文集康熙初堂毀於兵火書亦亡蓉曙之祖旣築室藏書以復舊而蓉曙之父課子於堂遂繪授經圖徵時賢題詠士林盛傳其事粵賊之亂東南騷動陳氏獨安居講誦

於堂弗輟余小頗觀察賦詩稱之而堂與書又卒毀於兵火馨曙
與其族子耐安俱以文著大吏爭迎聘以其所得作室故居旁以
積書復得數萬卷俞出園先生以舊額題之而堂復興馨曙雖官
京師而所謂授經堂者念不能忘嘗欲罷官旋里讀書堂中以無
失先志迫於人事而未果也輒用自恨濤旣得觀授經圖讀諸公
題詠慨焉慕之馨曙爲詳述其事曰子爲我記其始末將鐫之堂
壁以志吾恨而視子孫吾感馨曙之能復故業因推古今世運之
變以見書之易散而難聚其力能聚者固宜揔輯而護愛之矣然
古人得書之難十百後人而後人之學乃遠不逮古人則又以知
學問之事精專是務其博收兼取以富蓄藏者蓋猶不足貴也吾
曾王父購書七萬餘卷其後歲有所增今幾百年書固無恙濤所
遭視馨曙爲幸然馨曙之學得於古者已深濤猶茫乎未有聞見

力不能爲室以讓兄而留與同居兄子旣成立乃去君性剛果見
義勇爲遇危困志氣愈厲廉於財而施予無所惜赴人阨難不待
請爲人判曲直皆服有相爭者輒於君取決而不聞於官鄉里有
事爲設方略或倡爲之事罔不濟由是遠近宗仰知君可倚仗矣
咸豐十一年捻匪犯縣境君以鄉民與戰瀕死者數卒以計破賊
多所斬獲境賴以安人益德君爭欲狀其功以聞君力止之乃已
嗚呼自髮逆捻匪之亂作而鄉兵起庠序之彥閭巷之雄遭際時
會遂能勘大難建殊勦其次得所宗依亦各殫竭知勇顯功名當
世而貪僞輕進之徒乃因軍賞旣寬思緣飾以傲幸其尤巧者竄
名軍籍而安坐於家以得官冒濫至不可問以君所爲衡以近日
軍例宜得上賞君顧力辭之其廉退有足尙者而驅役鄉民拚死
犯難遂克有功視當時諸將蓋無愧而無所依馮以竟其才尤有

魁由具行
山王勝 堪

識者所惜閔者也子宗洛增生宗汭國學生宗潼進士工部主事宗澄國學生孫作楫作栻君卒於光緒十八年正月二日春秋六十有三某月日葬於香龍山前祖塋其鄉人柯鳳孫徵銘銘曰出其蓄藏僅施於鄉猶屈所長宜其後之昌

劉君範堂墓表。

劉君範堂諱仲楷深州人以文稱鄉里從吾父問學吾父於門人中特愛重君數舉其文以示學徒濤與弟始習舉子業見君文輒讀不厭君以吾兄弟齒稍穉盛稱其所爲亦知所稱過量而心獨喜故嘗望君之來君性坦易不飾儀貌言無匿情人皆樂就之每至吾家諸父諸兄與君年相若者爭攜酒肉與飲食質以所業言笑竟日夜不倦吾父聞之喜曰吾爲羣從子弟得良友矣君得癸酉拔貢卽以是科舉於鄉濤賀諸其家家在陋巷所居甚狹而地

無隆窳庭無遺灰積塙土墉不飾木器不髹而潔無汗漬子弟執業於前年皆十三四趨走承應動中度程余益聳然異之兄弟四人君其仲也兄弟亦皆敏於文從學者甚眾學使所錄取多出其門而君之弟子尤盛其高第者成進士入翰林以文稱於時君則自領鄉薦後學益遠而屢躋於禮部之試其後得心疾遂不復圖仕進以教授終其身自君得疾父與繼母先後棄養兄弟亦相繼淪逝而叔弟之沒君不得見尤以爲憾嘗於無人處自傷由是體益不支光緒十八年某月日卒春秋五十有六以某月日葬於某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二人長家敬後其伯兄次家讓朝廷以文取士士不獲以才德進不得不抑志卑節以從事於文自有司之識別不明能文者復絀而士益窮矣至於窮無復之乃援積善餘慶之說相慰勉以爲猶有待焉而彼造物者又故反其道以

試之若君之蓄德能文而阨於所遇求如庸夫之安恆蹈順而不能而竟抑鬱以死者蓋亦不可勝數又惡得以意測哉君之卒門人醵金助喪又買田以供祭祀其乞文以表墓者王君鏡巖延年也

宗馨舫先生墓志銘

任邱宗馨舫先生有四子樹椅樹桐樹楷樹枏樹枏娶吾妹因從問學遂主其家兄事其伯仲而弟畜叔季相樂也吾弟與同處亦如之先生長身偉貌沈毅有威坐不傾敝言無戲狎始見心惴惴恐愆於儀欲有言思之至再然後敢出諸口其見憚如此久與居竭情極歡曲當人意則又愛慕之而不能舍以去也諸子英敏人生所有事皆通曉而無少年子弟之過濶數嘉歎之則曰家教則然諸子遵奉直十一耳因述先生性行其述先生侍親疾也父久

病畏寒身翼蔽之溲溺以身受兩股及足漚漬潰爛而不暇易衣袴所需必手治動輒適愒偶以事出失食飲節戚形於色先生察覺之以爲大憾後以告人未嘗不泣下也母病危而不欲久煩子婦更以婢媪先生屏息窗外徹夜不去時大寒涕淚沾濡裹合裏衣其述先生應事接物也不阻於難不倦於勞不以怨謗而疑餉軍救災拯振匱乏出財無訾省而嚴拒非義不以絕物爲嫌事機旣發斷而敢行靜以待變退避如怯自謀爲人謀鮮有敗事先生之卒於今十六年家益昌盛先生之子壽所兄事者已爲前輩成德遠近矜式有事就以取決樹楷樹栢宦游京師學行偕進見稱僚友駸駸乎日有令聞矣而器量風采儼之其先人蓋猶不逮也壽主宗氏以光緒元年再踰年而先生卒又七年壽官大名教諭乃去又五年改官刑部而樹楷樹栢亦奉母太宜人居京師仍與

同居今又四年矣太宜人霸州韓氏幼事繼母以孝稱及歸助先生侍養勞憂與鈞先生以嚴明治家太宜人濟以溫厚門以內秩如翁如先生卒督率諸子一秉先生遺教無改濼嘗述其事於吾母吾母輒樂聞太宜人亦嘗稱美吾母以飭其家吾母數詢太宜人起居狀與同戚欣太宜人於吾母亦然蓋兩母性情多相類故相親愛如此而不獨兩家兄弟之相樂也先生卒於三年九月二十日春秋六十有二其明年二月葬於祖塋十九年七月十八日太宜人卒於京師春秋七十有九九月某日歸柩於家而以明年某月日合葬先生之墓先生諱于瀛候選按察司經歷以子官封奉政大夫曾祖璽附貢生妣氏段李祖朝麟候選同知妣氏郭劉父鵬翥吏部司務記名同知妣氏張樹椅附生候選布政司經歷樹桐拔貢內閣中書樹楷舉人內閣中書樹相廩生國子監典簿

女二適士族孫俊觀俊宸俊心俊貞俊琦俊瑄俊賢俊璋女孫十
一人銘曰

已淬其鋒戢而偃之匪我自韜時則限之誓其所有推竟里閭降
霖決渠灌止叮囑施膏積厚將大其後仲昆趾美如耕有耦父教
固爾况承賢母世載厥祥孫曾其懋

書泰山墮淚圖記後

海州王君家佐感泰安訓導濟陽艾問泉先生再生之恩先生既
卒爲泰山墮淚圖以文記其事光緒十九年其門人某應順天鄉
試攜圖至京授先生猶子觀亭以徵文觀亭與濤同官刑部交至
深以圖示濤屬題其後因曰捨匪擾泰安時城空無備而守令素
不悅於民鄉兵不集人大恐吾伯父說守令使謝過於民而躬往
諭之曉以利害民大悅誓與死守賊不敢逼守令皆以功遷官而

吾伯父獨不得與嗚呼郡縣無備久矣倉卒寇至敵不教之民以
與之角其烈者與城俱亡不肖者棄而走耳先生以不與政事之
官獨能協和官民使之竝力以守而危城以安非確乎其有志操
而忠義足以感物知略足以應變惡能於無可厝力之際卓卓著
功烈如此哉當是時賊蹤半天下其擁兵守土無尺寸之功而構
虛飾僞以邀上賞而收顯名者不可勝數也而如先生者乃竟掩
抑不得論列世之所以多禍亂而禍亂既作不能遽定者豈不以
此也與吾因觀亭所述先生之功推而論之蓋惜其見屈於時無
以竟其才以抒其鬱憤之氣因以慨世變焉至於王君之事其自
記已詳一人私恩固不必論也然亦可見仁人君子之用心矣

視銘

爲蔣藝圃作

女節良苦安吾家之貧三世不易主世不吾許吾惟女與相守以

終古以念吾祖

陳母李太恭人壽序

天津陳君雨人喜文章雅不自信輒求益於朋友閒語濤曰吾少孤所爲學一秉吾母李太恭人之教始入學則教之曰學必顯揚其親後能以文述祖德則善矣不則師友名流乞表吾門稍長學爲文教之曰學不得其門其志彌專其蔽彌深是亦宜收功於師友旣壯奔走衣食又教之曰學者終身之事心無使累志毋使奪懿乎太恭人論爲學之悒也人有喜養生術者得古書而求其行氣之法期年血絡壅逆衝上而虛下喜曰氣果能行矣過此則形解矣又期年支體如桎孳遂成廢疾有好古經方者勤日夜以習之十年自謂原血脈察起居決病所由而相度鍼石湯火百藥所宜可以起廢而肉骨試之反所言此其致功非不深而蔽若此者

果於自信而專己沾沾焉求之書也世儒論學有三曰義理考據
辭章義理明先王之道考據則稽其功用之迹而記之者辭章也
後世既分途以習爲義理考據者或不嫻辭章而爲辭章者猶必
兼涉二家之說非特兼之而已古人之精神意趣將於是求焉義
理以慮究也考據以力索也而皆可求之於書至於精神意趣有
在語言文字之外者矣苟非有所承受而欲冥搜之故牘以幾於
合其不類古人所譏刻鵠畫虎之不成者幾希以兩人之才旣陶
染於鄉邦文獻其在京師又博求鉅人碩學以資見聞太恭人所
教旣已服而遵之而不至蹈其弊矣而濤猶不能已於言者燕人
相約爲嶺南之游其一人治行十日而往半途糧竭馬瘠旁皇不
能進遂止不行其一人力能取足於道所經不齎糧而往逾河至
江沿流上下歷觀古所稱名勝與搢紳文士相交遊大樂之亦止

不行兩人家故貧寒待之衣飢待之食心嘗戚戚然其官工部僚友交推其能勲績卓卓可紀而事繁不得少休其所遭如此不累於境則恐其羈於此而奪乎彼也然則太恭人所教雖能服而遵之而其所慮者不尤當念之而不忘乎光緒十九年某月日爲太恭人六十壽辰兩人屬以祝詞而述太恭人事甚詳曰吾母懿行待子之章之此吾結交之意也壽曰太恭人之教吾旣敬紬其義爲子勛因以爲壽當爲太恭人所樂聞至於尊顯其親太恭人於子之始學已有望矣固宜子之自爲之也

題西山精舍圖。

壽少時則喜讀桐城方望溪先生之文及從吳先生游益廣以劉氏姚氏之說而其邑人客燕趙者往往遇之先生所亦輒稱述其鄉先正緒言軼事於是桐城諸老之精神笑貌如接吾之耳目矣

私以爲幸登先生之門得徧讀桐城諸老之書而交其邑人以資
聞見若復得親至其地覽其山川尋諸老故居及平生釣遊之所
想慕其風流所學當有進光緒十九年秋謁先生蓮池而姚君叔
節與其兄仲實已先在叔節出此圖屬題則大喜以爲觀此圖如
親其地足以慰所懷而無憾旣而思之承先生指授與羣賢觀摩
且二十年而學益荒落雖至其地庸有當乎而仲實所爲詩古淡
如漢魏叔節之文崛強似韓退之二君年方及壯所造已如此則
又以知紹其鄉先正之傳終當屬其鄉人非他方人所得與吳先
生雖欲倡其學於北而二君者又將擊而歸是殆有數焉濤雖妄
弗敢與爭得列姓名於此圖之末則幸矣

張搢軒先生七十壽序。

篤學力行之士心乎當世者輒慨並吾生者之不古若後乎所慕

用是更添深厚

然卡者之書前

幅情詞尤爲

深美

望者數百載則恨不生數百載以上而數百載以上爲吾所慕望者其致慨已如是也後乎所慕望者千餘載則恨不生千餘載以上而千餘載以上爲吾所慕望者其致慨已如是也抑非獨數百載千餘載之遼以相判令人致慨乎今而慕乎古也與吾祖父並時者吾及見之與吾高曾並時者吾及聞之自高曾迄吾身百載數十載耳而由後溯前亦若有不相及者夫此百載數十載之間已有不相及之執苟無人焉挽而正之恐遞降而下將有不堪問者矣嘉興沈子培嘗爲吾言古今文人所纂錄朝廷仕宦之文多而紀鄉里者則少子旣舊族所與昏姻亦必一方之望其碩儒長德終老於家學行所表見與生平言論當有卓卓可紀者子盍編纂之以視後學或有裨風教吾旣慨世風之益壞思有以矯之而無術也聞其言則大慙之古者才德之士多聚於朝自後世以文

藝制科而校文者無復眞識其不幸而不遇者乃與在朝者參半
在朝者尸高明之地人得而指目之其不遇者雖有殊特之姿獨
至之行閱世積學以至於老而無執位以登眾朝夕與居者且忽
而易之矣苟能發潛闡幽俾人知所慕效一家之中率遵乎長於
一家者一鄉之中率遵乎長於一鄉者其陶染漸漬較之以上治
下以貴治賤其收效不尤易乎然則紀述鄉里之文誠在所急矣
吾蓋有志爲之而未果也滄州張君化臣才高識遠有用世之志
孰於杜馬典章之學武昌張先生桐城吳先生皆奇賞之與濤交
至厚每相見必相規以過無諛詞光緒十九年化臣之父摺軒先
生春秋七十將稱慶於家屬濤以祝辭蓋先生之才德所謂不幸
而不遇者也退華而樸斂侈而謹隨所值而安不激於氣無怨於
時其爲前輩成德與吾所聞於祖父者風旨略同蓋後進所宜式

法者也化臣雖有過人之才而性倔強負氣不稱意憤形言色非其人絕弗與通濤嘗誚以爲好剛失中若能擴其褊衷抑其矜氣而進用其父之道從容優裕以漸幾於古人鄉人之與化臣游處者當益知先生之道之可貴相與率而循之則先生之道益廣而濤欲紀述耆老言行以警末世之失與之偕進於古將敬從先生始矣豈敢構飾虛辭循世俗之禮而爲長者壽哉

北江舊廬記。

古之學人多樂遊危巖通谷洪河大湖凡瑰奇詭麗雄闊洞豁廣閒靜遠之域與古賢聖傳豪魁人畸士之所經涉亦旣曠歲時屏世事窮探博訪而徧歷之矣而馳驅仕宦奔走衣食之時窮鄉僻寂都市喧虺之地人事叢猥無須與之閒僦屋以居月遷歲徙亦必規池砌石植嘉木美卉以爲朝夕宴休娛嬉之所是豈有所耽

前論游宴具

宜其甚於未幅

揮轉處尤使遠

奇詭筆下

痕俱化

起維峻結

百遠

澗而爲之哉蹈德遊藝之士旣藉以拓其襟抱遂暢其天倪而勤於職事者勞劬憂思氣煩慮亂尤必有以導宣鬱滯滌胸寧神使之恢恢如有餘然後可以久不生厭有所爲而無不成國朝陽湖洪北江先生殆所稱樂遊者也東至海西至伊犁南至黔北至京師其行萬餘里凡號稱名勝無不恣意所欲往而窮其力所能到其於京師前後八九至留之最久者亦不過再期而所居亭池樹石必具蓋未嘗一日忘其山水遊覽之樂也今京師宣武城南有先生舊宅竹石參映嘉樹列植相傳爲先生所營置天津徐鞠人編修居之鞠人喜讀先生之書嘗慕其爲人旣得其舊宅大喜顏其聽事曰北江舊廬數因其母夫人生日宴集僚友其中嘗語濤曰吾於先生學行百不逮一二然先生六歲而孤吾亦六歲而孤先生之母不逮祿養而吾乃得長依膝下則所遭視先生爲幸濤

雅淡

甲午以二州言

西學考者於制

考考工之外本

知他事東籍

轉譯乃始知

政法之學此

在甲午戰事

前已注立是

西立國之原

不其用立言

之其用意生

為因達

曰先生抱用世之志見知既晚又不得久於其位發志以終子通
籍既早於先生從容學問徐以俟之異日所樹立當有先生所不
及為者豈弟事親之樂為先生所不能哉然此皆視乎遭際非人
所能為吾所望子於今者即先生所營置日益修治而補其所未
備優游嘯詠以先生志學自勉而推所樂於朋友而不自私則子
之友雖有拙疏陋懦將老而一無所就如賀濤者亦日造於門而
不拒也

送宋芸子序。

吾嘗讀海西諸國人所為書其論列事執利病而量決其是非輒
曰某國如此某國如彼而中國之立言者則推而上之曰某朝如
此某朝如彼其非中國所服習雖國至疆大事可觀采概賤簡之
不屑與絜長短國家招懷撫內求通好互市者日益眾操觚之士

卽所聞見稍稍稱述矣聞以其說質之吾友宋芸子芸子曰未得其要也夫舟車軍械適用之器益求利巧者工匠之事耳貨物委輸無遠弗至商賈之事耳畫井疆權征稅嚴禁罰編之約章有司所奉守耳旣不足恃以自彊而有志當世究心利害者又未能得其要領無惑乎言戰言和言防守紛紛然屢易其術而不能決也芸子學閔志偉其於往昔興替成敗之迹已深探其故而知其不足馭今世之變也益討四夷之事而研覈之又知功名之士張皇目前不足與慮長久而儒者不得局於故見循士大夫之議以言外國爲恥而自引嫌也益思以身當之光緒十九年命四川布政使龔公使英法意比而芸子爲之參贊諸國旣懾服威德帖首就法約使者無紛難不可治之事從容諏訪求其所以爲國及交鄰之道攬大燭幽提挈綱維編纂成書獻之天子宰相籌所以待之

之方面傳播其說於士大夫俾知世運之變出而維之者終當屬之儒者則斯遊庶幾不負至於諳悉外國語言通知其文字究氣化測算之術而精於世所稱西學者吾以爲乃其次也

張君又新墓表

代

君諱銘盤字又新吳橋人性果決慷慨任氣鄉里有事待以興作赴人困厄如急己私而好面折人過不少容家貧疲筋力忍嗜欲以致衣食而不肯輕受人財縣富人李氏勾君伯父財使息之伯父卒以授君君修整有術李氏因以益富而子弟習爲驕侈君曰是且敗其家數勸戒之不聽侈益甚君爭之愈力曰吾前言宜聽不者業必壞又不聽由是與君齟齬君曰吾旣阻於力所不能不可有所牽率以負其先人而愧吾伯父遂歸財其家初伯父受李氏財得白金萬及君之歸之乃至三萬其非我所宜取纖豪不以

留嗚呼自世風衰薄而交際之道蓋難言矣其同財者却又甚焉
李氏於君既資其力以致富已乃忌其忠言而疾惡之此人情之
所難堪而君卒能有所割棄以善其終人見其歸財而無所顧惜
也莫不推稱之以爲廉而不知其默全兩世之交其所成者尤大
也同治十年君子從予問學始與君識君且老矣而縱言世事與
己身所經張目抵掌時憤時喜豪俠之氣形於辭色予旣聳然異
之又未嘗不歎其以有用之才無所遇於世而混迹於閭巷負販
之中以終老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某皆力學行君卒
於光緒十年十一月其明年某月葬於某某年君子以書抵予京
師乞文以表墓予爲稱述一二俾揭諸阡以寫予之懷思因以勉
其子焉

書文章類選卷首

文章類選四十卷自左傳國語國策楚辭史記兩漢迄元諸史百
氏所選千數百首四庫全書存目提要稱爲明慶王榘賓客編次
所選未爲精審然秦漢來名能文者鴻篇偉製往往而在也明人
不尙樸學而好編輯辭章采入四庫及存目所收不下數百種就
今所見者言之大氏爲制義而設子史及百家述作一以平弟制
義之法爲之雖號稱知文如唐應德茅順甫諸人亦不免爲時俗
所囿此編纂於洪武中時制義法未大備人之爲制義者亦入之
未深故其法式較諸編猶雅而近古然諸編或傳誦於時弗衰此
編乃無人省錄而稱說之者絕鮮人情好憎取舍今昔不少殊其
猶得存於今者幸也雕鏤之工雅近宋元非洪永後所能及所見
明刻惟此爲最先亦惟此爲最精此編旣以得存爲幸而予之獲
之不尤足幸乎存目提要又稱前有洪武三十一年疑真子序慶

典謄淵雅

卓識雅詞

叙而言

班志柳跋外自

成一家

府圖章今并無之卷帙完整不宜有闕殆書賈去之而欲以元刻
誑人也

讀國語。

左氏既采諸國之史為春秋傳所未采者更編次之為外傳其曰
國語諸史舊名耳以傳之因之也故亦名傳為國語傳有內外之
異而其為國語則同太史公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殆指傳而言
豈有稱人著作舍其所自為書而舉所編次者乎後人不察以此
於春秋者為傳其別行者為國語而國語乃為外傳之專稱故班
氏因太史公之言遂以外傳為左丘明著亦不思之甚矣藝文志
國語二十一篇劉向新國語分為五十四篇隋經籍志所載賈逵
虞翻王肅韋昭孔晁諸家國語或二十卷或二十一卷或二十二
卷迭經更竄不可考究其詳矣

周語多典雅之辭西京盛時公卿內諫於王多稱述成憲其循守者素也東遷後王室微弱矣而列邦不恭猶能以禮折之雖彊大不敢辨蓋其時天子不復有事於諸侯諸侯相侵亦以周爲共主莫之敢逼故兵革之禍視列邦爲少君臣皆得從容學問服習舊聞非他邦所能及此周公之澤也然其微弱益甚矣

諸子之書往往言晉之趙氏晉語則以簡子襄子事均焉太史公敘六國世家亦惟趙爲詳將由趙史美備而傳誦者多與秦焚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趙與秦同祖史多稱其先德故得獨存而太史公因得以爲據也簡子夢寤告語諸大夫董安于受言而藏之趙之有史也久矣左氏時其史當未出而晉語載之後人驛入耳與語以越事爲主所述越事又詳言大夫種之謀而不及范蠡越之上篇亦如之其下篇則專言范蠡而不及大夫種旣皆非史法

所宜而造端離辭亦不類史氏所纂而近於晚周諸子之所爲漢藝文志兵權謀家有大夫種二篇范蠡二篇疑後人取此二書增之國語不然宋衛諸夏大國春秋經傳具其事甚備而獨無史存吳越處乎蠻荒通中國最晚而又先亡乃能有史以傳世何哉書故城沈氏孫氏先世事。

明洪武中人多辟兵海上有孫太公者豪俠有膽略爲眾所推服遵其約束得免於難太公流寓故城與沈氏同里沈故盛族有官戶部侍郎者其弟家居有威望鄉人呼爲沈翁不敢與鈞禮翁亦自尊貴不齒鄉人而獨樂與太公交傾吐誠款飲食必偕翁無子乞太公少子爲子太公以異姓難之翁曰我兩人猶一身耳君子卽我子何嫌忌而不我畀時少子生方踰年卽抱與之太公貧甚翁欲分以田產笑曰子知我者將復東之海上耳笑以田爲不告

徑去莫知所終翁既養太公少子爲子妻韓氏日提攜之恩勤甚至後生男而愛太公少子不閒於初太公去時少子尙幼稍長以不得見父爲恨又以翁已有子當還所生欲往尋父而不敢言數悲泣翁詰得其情驚曰兒何遽萌此念吾無子而子女有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何以對而父吾固絕愛兒不忍使去而父不知所在雖去何之兒勿遽萌此念少子知翁意堅終不聽所請乃潛去翁夫婦皆大號韓氏遂得心疾日益劇使人四出尋之少子既不得父知翁夫婦之思已也亦急歸翁大喜而韓氏病卽日已少子由是安於沈氏少子生振振生緒歷三世至緒乃復孫氏兩家故多有才德發聞翁及太公既皆有古人之行侍郎名全亢峻厲風節劾宦者十餘人姦賄寘之法卒以毀死少子性篤至而敏於事思報沈氏聚精厲氣益昌其家喜釋氏之說旣以哭韓氏失明

文出諸家咸頰古之作者莫盛有周下逮西漢司馬董劉唐宋之
際韓公其尤維柳及李歐蘇與儔旣鬱所有起爲時謀時與志左
躬離百憂先生曰嘻殆自繫囚遂屏百事脫身獨游湘鄉曾公世
之哲匠其門多材大者將相量能所宜車輪舟楫用康時屯厥聲
震邊先生在中大音不響不劫於名不紛於唯冥志獨運乃與神
通前賢有作我裁我鎔承古接統不祧之宗出所夙蓄被之朋從
振英擷秀植弱餽窮多士景埒汝漢會江小子不敏處卑卽凡桐
城有教實闢局緘已乃詔我尋師而南猶未果往先生北颿旣引
入室沃膏漬盥舊質則革琢石成瑊曰道幾墜汝其克擔稱我於
人口耆甘鹹生成之德與君父三戊子之秋先生南走皇皇無依
嬰兒奪穀搏埴在膊未燒猶穀恐落所殖數以書敬文壽我親益
砭我愁報之不圖施而彌厚先生之歸祖行天津暫返故里就養

於秦不聞警欵倏踰六年哀問忽至心痛神顛門人之職述學誅
賢昧塗所嚮粵人適燕抒所聞見賦海繪天恨與愧并悲且無垠
設位以祭聊致涓涓

題愍孝錄

先王之禮於人子事親竭其志力抑其性氣苦其服食居處以克
制其私而長其恩愛凡所以養生送死者責之可謂至嚴而未嘗
以爲親死爲貴以其事不可繼而行且不可推之人人也禱神代
死之說古而有之而其理蓋難言若恐其不效豫死以要之則尤
不近理而類於愚者所爲雖然先王之禮勉中人所能行其情有
獨至者已非禮所能限况憂傷迫遽之際計無所出苟有一說可
以致吾之情遂甘爲之而不暇以計較者乎吾觀史家所述孝義
情過乎禮者眾矣上世人心敦樸過情之事當倍多於後世而先

言以之文易涉

廣厲未上段一

教道覺精光

四則千古常

此三篇皆附

以情也

山即其詞

王不為之禁者其事雖非理之所貴而其情未必不為先王之所許也會稽王孝子以代母死旌於朝其兄子獻編修纂述其事及誄銘之屬為愍孝錄介其鄉人陳藝曙編修徵題吾懼循禮之士據禮以責孝子而不愍其情也為發斯意書之卷末

王小泉先生行狀。

先生諱用誥字觀五號小泉又號君言深澤王氏濤既表先生之父榕泉先生之墓不復詳其世系榕泉先生既篤遵程朱氏之學先生繼之益選以博宋元來為程朱學者苟有書必究其淺深純雜而摻討散佚刪要錄存其異趣者亦必推竟源委駁而正之於經尤喜易陰陽象數義理諸家之說既皆探其奧窔已乃屏棄之比屬經辭因類尋義而消息於身心事物以求安處初成易備忘錄續有讀易劄記於書有禹貢考洪範解於禮有中庸說禘祭考

於詩有詩鈔自諸家釋訓以及羣經子史百氏與歷朝金石苟涉於詩皆鈔之其論語經正錄則繼先志而成之者所采數百家自爲義例宏通深切平生志學具見此書此外復有雜著數十篇皆扞正祛妄無膚辭辟論先生辨說雖多一以躬行爲本嘗欲推之於世以驗所學親老多疾不欲遽出以拔貢朝考得知縣改主事棄不就舉於鄉再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壹力養親父久疾惡羸屏居一室家人趨走操作皆噤無聲不問家事而時欲有所聞聞不自白所不欲聞欲聞而白不時則疾增劇先生將順其閒未嘗失情他人皆莫喻其故食無定時饌無常品必立具不豫不需先生廣蓄穀蔬諸可食之屬列四體於庭與妻躬爨子弟助之眾指竝作時不後先而所羞適得所欲嘗承志執勤事皆此類十餘年如一日遇人接物必誠必恕所宜爲不以德怨辟就持身以禮

動有法式雖晏居無放言惰容其淡定之志敦篤堅苦之操近世
厲行之士殆無其比濤從學時先生年方及壯志氣甚盛讀書窮
日夜雖過勞咯血不少休憂世甚於憂家憂學術之壞甚於憂世
言及輒歔歔太息後十餘年復見先生與人言論及所述作但別
白是非而已無憤嫉之色激烈之辭最後則惟言力不逮志鄉所
辨論皆空談也退然若不能自與於學者嗚呼所學彌深所志彌
篤則其心益下而其氣益和以平君子進學之功固不易量哉光
緒十九年五月十八日以疾卒於家春秋五十有四妻賀氏濤之
姑也子孝箴附生孝銘舉人孝來附生女二適某某孫某某孝銘
爲先生年譜屬濤爲行狀濤乃本所聞於先生者爲之論曰古之
學者所以復性改過自修其身也而其說皆具於經自師傳中絕
載籍闕脫學者弟能揆亡守殘標摘其章句稽覈其名數已足當

通經之目而謂之儒林取經所言而返而存省之用以自檢者則漢以後更數百千年未之聞也有宋諸子生絕學之後獨能尋羣經遺旨隱參而顯證勘獨而抑私而力而踐之兢兢焉唯恐幾微之不合其於學以修身之義庶乎近焉而號稱通經之士乃承曩者儒林之說譏其說經之書疏謬失經意抑何不思之甚邪門庭堂階習禮之地也尊爵璋璧弓矢之屬習禮之器也吾既出入登降有節洗奠授受有儀履物視侯期不失鵠矣而乃與之度廣狹絜長短差大小輕重以百工之事相詰難雖學禮之君子未嘗不講明其制然較之工師之執以爲業日習其伎者其離合疏密固當有殊而遽用是爲學禮之君子詎病也豈非語器而忘道與嗚呼與宋賢爲難者眾矣以言心性爲無用以求之事物爲支離說皆偏淺不待辨其謂說經疏謬者綴遺訂誤洵足匡宋賢之不逮

此文首尾相

貫月於南而中間

似有我法而後

矣然推而論之亦執工師之伎而噉學禮之君子者類也而遽欲
陵駕宋賢竇斥之以爲不足與於斯道此不得不辨者也世有知
言君子蓄德能文欲表闡幽隱撰次先生行事孝銘所爲年譜既
詳實可據請更參以予小子之說使通經之士不至徇末而遺本
而先生之學庶克顯於世與武強賀濤謹狀

陳尊齋先生八十壽序

濤偏耆文學而無他行能以自見於世情志闊略又不能與時推
移而守此微末之官而不去者則以所業未就潛幽伏隈恐遂弛
怠故欲久羈京師覽朝章聞時政交海內豪雋以自振厲而增修
其術固非存當世之志希乘時會而欲有所擔負而爲之也嘗以
所爲文質之僚友諸暨陳君蓉曙亟稱之而不諱其疵自是每有
述造輒就取決問蓉曙學所從受則一續承先緒因出其父尊齋

此論極佳惜與
首末出入
不相比附

先生授經圖相示授經圖者陳氏之先自明嘉靖時有授經堂以
藏書子孫世守至先生遂繪授經圖以課子蓉曙繼之益以昌大
閒獨以謂自古名儒之興朋徒眾盛其襲前禮後者往往更數百
年猶若沐浴餘澤親執業於其門而子孫述其事者乃絕少閒有
之至孫曾而止耳惟漢之楚元王貴而好書後嗣引而弗替六七
傳至向歆父子遂蔚爲儒宗此外蓋無聞焉豈非以道術公器付
託必待其人非若田產財賄可私蓄之以貽子孫子孫苟無大過
遂克負荷而不墜哉國朝敦尚樸學踰越往昔其家世習儒者若
宣城梅氏之於天算高郵王氏之於經術亦不過數傳而遺風漸
息君子之澤之不能久而不斬固非人力所能爲也今陳氏之學
遞行者十餘世暫絕而復繼將廢而益興殆古今所罕聞濤嘗爲
文記其始末而於先生父子之學蓋愛慕而服佩之也久矣今年

春吾父年登七十蓉曙有祝嘏之辭明年爲先生八十之壽蓉曙欲濤之還相祝也而述先生事甚詳先生與吾父皆官訓導其修整學校招誘後進與吾父同敦飭於身及所推施於事者亦同蓉曙以家學自厲濤亦幼稟父訓未嘗就外傳蓉曙旣論吾所業以推崇吾父故吾於先生之壽亦本前記之意而侈言之以進蓉曙益以致吾慕焉濤旣以不能侍養自恨於壽人之親也有愧辭焉蓉曙見其文而歎之今將歸爲親壽語濤曰吾將罷官不出以事吾親而卒吾所業濤曰吾兩人志術遭遇有相近者矣而出處之際則實不能強同錄錄無短長之效進退不能損益於時如不佞者其去留洵可任所願矣今子官翰林當多事之時數與其僚抗言得失慨然有用世之志而遽欲引身以辟朝廷優禮詞臣及鄉所自期待者謂何卽先生授經之始所責望於其子者亦烏得以

閉門佔畢藉口於述先人之業而自謝乎濤之疏聞不能爲子決
請以斯文獻之堂上倘以爲知言而不吾斥焉則子之志恐不能
遠遂也